

锦夏木 著

# 韩七录 你站住

终结篇

下

H A N Q I L U N I Z H A N Z H U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# 韩七录， 你站住，

终结篇

锦夏末——著

*Han qi lu*  
*Ni zhan zhu*

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韩管家跪在地上紧紧地抱着韩七录的脚，生怕他也跟着跳下去。然而韩七录却是站立在原地良久，他的眼神是空洞的，眼前那么多东西，他却觉得空白一片。

刺耳的哨声响起，有人用扩音器喊道：“一号二号去那边，六七号继续在这里找，其他人跟着我往下游找！”

那是救生船的队长，声音中气十足，这种场面见得多了，便比一般人沉得住气。

韩七录的眼睛猛然张开，朝着下面喊道：“人不在吗？！”

刚才的他，就好像脑子不能思考一样，连韩管家什么时候来的，什么时候抱着他的腿他都不知道。是那刺耳的哨声唤醒了他，如果不是那哨声，可能他现在都还呆立着。

救生船队长仰头看了一眼，拿着扩音器回答道：“这附近都找过了，没有人，水流那么急，可能是被往下冲去了，所以我们准备往下游找。”

“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”韩七录压着嗓子喊了这么一句，他现在想杀人的心都有了！

如果安初夏……他是说如果，那他该怎么办？

他根本不敢想。

似乎是见韩七录正常些了，韩管家这才放手，从地上站起来，脸上还全都是泪痕。他从未见过刚才韩七录的样子，那是一种什么表情他描述不上来，但他还以为韩七录会崩溃。

还好……

韩七录训完人整个突然一僵，紧接着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来。

他是有在安初夏的手机上安装了定位的！

“怎么回事……”韩七录的面部表情僵住。

一旁的韩管家连忙走上前询问：“怎么了？少爷？”

韩七录看着屏幕说道：“我之前在她手机上装过一个定位软件的，就算是关机了也能检测到位置，但是现在，这里根本没有显示她在哪里。”

韩管家重重叹了口气道：“手机进了水，肯定已经坏了。不过少爷您别担心，我这就跟老爷汇报这件事，并且通知凌家，争取让更多的人加入搜救！一定能把少奶奶给找到！”

韩管家说得信誓旦旦，但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是非常没底的。找到人并不难，但是找到的时候人还有没有气那就难说了。可怜安初夏为了救人，居然自己掉了下去。

“我……我也可以帮忙！”许念念从地上爬起来，喘着气说道，“只要我能帮忙的，我一定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韩七录的眼睛火烧一般地盯着她，像是要把她生吞，“现在、立刻、马上给我滚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”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口来，许念念的呼吸一紧，韩七录已经冲上去，一只手紧紧地扼住她的脖子。

氧气瞬间供应不上，许念念的脸涨得通红。

韩管家被吓了一跳，连忙跑上去劝说：“少爷，您快放手，您理智点！”

“我很理智！”韩七录一双眼睛带着嗜血的红色，盯着许念念咬牙切齿地说，“如果不是你，如果不是你她怎么会掉下去！我告诉你，如果初夏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不会让你好好活着的，我会让你……生不如死！”

许念念浑身发颤，嘴唇不受控制地发着抖。

“少爷，您快放手……”韩管家急切地劝说着。

韩七录冷哼了一声，终于放了手，压着嗓子喊道：“滚！”

许念念哭着从地上爬起来，韩管家好心上前扶着，却只听嘭的一声，有什么重物落水的声音。韩管家的手一颤，连忙松了扶着许念念的手，四处看着，韩七录已经没影了！

那刚才掉下去的……是韩七录！

“少爷！”韩管家歇斯底里地跑到桥边，水面上没有人，要往下游开的救生船的船员疑惑地转回头来。

“快，快救少爷，救我们少爷！”韩管家大声喊着，那些船员这才意识过来刚才的水声是又有人落水了，连忙驶回来，却在这时，水面出现了一个人。

韩七录！他只露出了半个人，在救生船靠近后，避开那些人的手，自己快

速上了船。

“我跟你们一起去找！”韩七录低沉着嗓音说了这么一句，船员们面面相觑，从接到任务他们就知道这一次是一些重量级人物，到底要不要答应呢？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
“可以！”说话的是前面一条船上的人，他转过身来，正是泪江救生队的队长，他一扬手，扔了一条干毛巾过来，对着韩七录喊道，“先把身上擦擦吧，这样的天气，非得冻着了！”

船员们帮韩七录捡起毛巾递过去，韩七录却连看也不看一眼地说道：“她能忍受寒冷，我为什么不能忍受？”

他想跟安初夏一起冷、一起冻，感受安初夏的寒冷，这样，他内心才会好受一些。

这样跳江的事情多了去了，像这样的家属他也七七八八见了很多，倒是没见过身份这么尊贵的人还这么重情。如果是以前他会随那些家属去，可是今天队长忍不住说道：“你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一起共患难嘛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还没找到人你自己就先病倒了，难不成还想带病找人？到时候我们船上的人还得照顾你！”

韩七录抬眸，深深地看了那队长一眼，继而拿过那船员递过来的毛巾。

“这就对了！这世上就没有想不通、放不开的事儿！”队长说了这么一句，转身拿着扩音器开始进行救人部署。

桥上的韩管家这才放心了些。

“念念！”许母哭着跑过来，母女俩一碰面，立即抱在一起失声痛哭，“你怎么这么傻呀！你知不知道爸妈都快要急疯了？那还不是你爸在气头上说的话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要是没了你，你让我跟你爸怎么活啊！”

许念念痛哭流涕，原来安初夏说的是真的，爸妈认为她是耻辱，恨不得没生下她的那些话都是气话。而后来安初夏说的让她尽管跳之类的话，不过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，好借此靠近她，救她。

而许董事长一脸肃穆，表情严肃地走到韩管家面前：“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真是对不住！我已经吩咐了我能动用的所有人准备好加入营救。有什么需要我许某帮忙的，还请不要客气！”

“许董事长的心意我们领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自会告知您，还请您不要过度地自责。我们少奶奶心底善良，救人是她自愿的，我相信上天一定不会让我们少奶奶就这样走的。”韩管家客客气气地说，还好韩七录随着救生队走了，否则听到许董事长的话又得发火。

这种事情，一万个一亿个对不起也是徒劳。

“那我就先把小女带回去了，有什么需要的直接打电话给许某。”说完，

许董事长走到了母女面前，“走吧，这座桥要被封锁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回家再说。”

“爸……”许念念泪眼婆娑，却发觉许董事长已经往桥头走去了。

“回家，回家再说。”许母拍了拍她的背，对着韩管家微微一点头，扶着许念念往桥头走。

桥头挤满了人，但是多家集团纷纷派了人过来帮忙，记者们根本不能上前，一时间倒也不必担心会被记者包围。三个人上了自家的商务车，一路上只听到许母和许念念的小声啜泣，许董事长则是一言不发。

一直回到了家，许母很快叫了家庭医生过来，检查完毕后医生说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只需要好好休息就可以。

送走医生，许母关切地拉过许念念的手，细声地询问：“还有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？要不然还是带你去医院进行一个全身检查，我还是不放心。”

“妈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了。”许念念说着，有些害怕地看向许董事长。

许董事长正好一眼看了过来，眼神锐利：“没事了吧？”

许念念连忙点头：“没……已经没事了。”

“没事了就跟我过来！”许董事长语气冰冷，以前他在家里也很严肃，但现在的态度完全就是冰冷到了可以结冰的程度。

“去哪里啊？”许母拦着许董事长，皱着眉心说，“你刚才没听医生说的吗？女儿还需要好好休息，经过了这么些折腾，要是训话也等身体好了之后。”

“你闭嘴！”许董事长丝毫不给许夫人面子，直接推开了她，冷冰冰地看着许念念说，“都是因为她，安小姐现在还生死未卜！如果真出点什么事，我们十个许家也不够赔的！”

许夫人一愣，继而说：“可是已经派了那么多人去找了，应该很快就找到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念念的身体，她……”

“都说了让你闭嘴！还是你想要跟我离婚？”许董事长狠狠地斜了许母一眼，自己率先走出了门。

许念念咬了咬下唇，连忙跟了上去。

“念念……”许母长叹一声，也连忙跟了上去。

许董事长直接走出了大厅，绕到了别墅的后面，前面是西欧的建筑，后面却是一间古色古香的木制房子。佣人连忙开了房子的锁，里面一阵熏香缓缓地飘了出来。

许董事长大步走了进去，这是一个放着许多牌位的堂屋，屋子被打扫得一尘不染，牌位前的水果才刚被换上去。

那些牌位都是许家的列祖列宗，许董事长站在牌位前，指着地上的垫子厉声道：“跪下！”

许是声音太过吓人，许念念忙不迭地跪了下去，身后闻声而来的许母哭着说：“许青山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她可是你亲生女儿！”

“把夫人拉出去。”许董事长冷冷地说道，继而看着许念念说，“在没有找到人之前，你就一直跪在这里，在列祖列宗面前好好想想自己哪里错了！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许念念低声回答着，很快堂屋的门被关上，里面就只剩下她一个人，但她知道，门外肯定有佣人守着不让她出去。

但她也没有想过要出去，这件事情，的确是她错了。

错了就是错了，错了就该认罚，别说跪到找到人了，就算是让她这辈子都窝在这里面，她也心甘。

“列祖列宗。”许念念跪直了身子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诚恳地说，“请您保佑初夏能够平安无事，她是为了救我才掉下去的，她是个好人，请你们保佑她……”

堂屋内，一片熏香缭绕着，只听许念念不住地祷告。

“你们让我进去！”许母想闯进堂屋，却被佣人拦下。

“对不起夫人，实在对不住，老爷下了死命令，谁也不能进去。”佣人们一脸难色地说道。

许母狠狠地跺脚，关切地朝堂屋喊道：“念念，你不要着急，妈这就去劝你爸，啊！”

里面没有传来回应，许母一焦心，立即转身跑回了大厅。许董事长正站在大厅内巨大的鱼缸前，一旁的佣人丹嫂正在给鱼喂食。

许母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脸上写满了愤怒：“女儿刚从那种地方回来，你不好好安慰她不让她休息也就算了，还把她关在堂屋里！你不知道她胆小，从小就不敢一个人进堂屋吗？！而你自己居然还在这里赏鱼！许青山，你要跟我离婚是吧？好，现在就去离婚！”

丹嫂连忙放下鱼饵，跑到许母面前，轻言轻语地劝说道：“夫人，您别意气用事了，老爷做事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您先听他解释啊！”

“解释？”许母从鼻尖发出一声冷哼来，“好，解释，你解释啊！你今天不解释清楚，这事儿没完！”

许董事长颇为头疼地伸手揉了揉太阳穴，这才转过身来看着自家夫人说道：“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就是你太溺爱念念了，她才会变得这么任性！这件事归根到底就是她自己的错，我让她跪在堂屋认错，长长记性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这事情你就不要掺和了！”

“那可是我女儿，我不心疼她谁心疼她？还有……”许夫人深吸了一口气，几步走到许董事长面前说，“什么叫做这件事归根到底都是我们念念的错？你想想，念念为什么会跑去自杀？还不是因为萧老太爷突然悔婚？！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许董事长看了一眼周围，眸色渐深，“这些话要是传出去了，事情就闹得更大了！你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！”

“我有说错吗？”许夫人愤愤地说，“念念年纪小，脾气焦躁这很正常，长大以后自然就会变得成熟了。可是，萧老太爷怎么能就这么随便就悔婚呢？！”

许董事长长叹了一口气才说：“我相信萧老太爷不是一个随意做决定的人，在那之前，肯定是念念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。”

一旁的丹嫂犹豫着说道：“老爷、夫人，有件事……我不知道当不当讲。”

“你说。”许董事长双手置于身后，一双眼睛看着丹嫂说道。

丹嫂点了头，没有再犹豫：“老爷、夫人，你们没有注意到萧老太爷和萧老太太车祸的事发地点吗？”

两人一愣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在我们小区附近。”

“嗯！”丹嫂点头说，“其实，车祸之前，二老是来过家里的。只不过，二老到了大厅之后，竟然不进去，一直站在门口听大小姐和她的一个同学说话，当时大小姐好像跟她的那个同学吵架。我本来想进去报告的，可是二老不让我说话，也不让我站在那里。而且后来他们也没有进大厅，而是直接走了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丹嫂变得吞吞吐吐起来，许董事长微抬了下巴说道：“你不用忌讳什么，说吧。”

丹嫂这才鼓起勇气说道：“二老走的时候，我当时问了为什么不进大厅，萧老太太就对我说，让我有个做佣人的样子，这件事情不必报告给你们。”

许董事长长出了一口气，神色却是变得愈发凝重起来：“那看来这事情还是怪念念自己，萧老太爷必然是看到了念念嚣张跋扈的样子，还不是你给惯的！”

许母不由得后退了一步，脸色苍白。

“安小姐人没有找到之前，就让她在那里跪着，一日三餐你可以送过去，但是不准带她出来！”许董事长皱紧了眉心，“她是我女儿，我当然也是心疼她，但是，安小姐是因为她才摔下去的，不管能不能救回来，我们都必须有所表示，要是念念又和平常一样，这才会让外人落了口实！”

许董事长的脸色并不好看，脸上的凝重几近把他给淹没，但是他必须撑起这个家。

世界上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很多，可是责任却是必须承担的，不论安初夏是否能安然回来，他都已经做好了接受的准备。

看着丈夫脸上那凝重的神色，许夫人脸上出现了些许感动，她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老公对女儿那么严厉，原来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不被落下口实。

“青山……”许夫人走上前，哽咽着声音说道，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苦心，我还……”

“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快上楼休息吧。”许董事长伸手拍了下她的肩，吩咐丹嫂带她上楼，自己则打开了大厅内的电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媒体肯定会报道的。

“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，新建不久的四桥上有人跳江，据记者了解……”

电视屏幕在下一瞬灭掉，萌小男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转头看向萧老太爷，不悦地皱眉：“老头，你干啥突然把电视关了？有人跳江！”

萧老太爷挑了挑眉，云淡风轻地说：“有人跳江关你什么事？我乏了，关灯睡觉。”

“你乏了？”萌小男没好气地哼了一声，“好好好，算我怕了你了，睡觉睡觉。”

病房内的灯很快被萧老太爷的助理关掉，助理轻轻退了出去关上了房门，病房内陷入一片沉寂。萌小男睡觉喜欢蒙着被子，萧老太爷摸出柜子里放着的手机，重新打开短信。

许念念跳江，初夏为了救她自己掉下去了，现在泪江救生队的人已经在搜救，这件事不要被江南知道，我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。我会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帮忙救人，您好好养病，晚安。

发件人是明洛。

萧老太爷放下手机，悠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日子？他出车祸，老太婆现在生死未卜，司机重伤，许念念跳江，现在安初夏掉进泪江到现在还没有被找到。

他只希望能快点找到人，那是个好孩子。

韩式集团。

韩六海放下手机，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。韩管家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，泪江的水流那么急，现在的天气又那么冷，怕是……

希望能快点找到人才好！

韩六海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个键。

“董事长。”董事长办公室的门被敲响，几个穿着职业装的秘书一齐走了进来，这么晚了，她们还在加班，但是脸上却是没有一点倦怠之色，这就是韩式集团的员工。

“你们几个都过来，有几件事情要你们做。”韩六海一一吩咐着，一直嘱咐完所有的事情才让她们马上出去办，他要动用所有的力量去救人！

泪江再大又如何？把泪江翻个底朝天他也要把人给找到！

等秘书们都出去了，韩六海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立即回拨了韩管家的电话：“老刘，你听着，不管你那边的场面有多混乱，立刻给我回家。我已经派了所有能动员的人赶过去，你立刻马上回家！”

电话那头的韩管家愣了一愣，迟疑着问道：“这个时候让我回家吗？可是这边……”

“我说了回家！”韩六海的语气异常的严肃，“这件事情必须得瞒着圆圆。”

韩管家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韩六海要让他回家，立刻答应了下来，快速跟旁边的人交代了一下工作就上了车，自己亲自开车往韩家赶。

挂断了电话之后，韩六海也放下了手头的所有工作，跟秘书交代了一下手头上的工作就打电话给司机准备回家。

韩管家跟韩六海几乎是同时抵达家里，两个人一碰面，就先找了个佣人问家里的情况。

“夫人她一直都在工作室里赶稿啊，晚饭都只是匆匆吃了几口。”佣人疑惑地问，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没事。”韩管家回答着，连忙跟上了韩六海的脚步。

大厅内灯光如昼，音响被打开来，帕格尼尼的《女巫之舞》正缓缓播放着，姜圆圆双脚盘坐在沙发上，正低头编织着围巾。

“老爷，您回来了？”

听到佣人的声音，姜圆圆缓缓地把头转了过来，笑着打招呼：“你回家啦？怎么是跟韩管家一起回来的？”

韩管家立刻说：“回家的路上正好碰到了老爷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。”姜圆圆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之后她又问道，“对了韩管家，你不是去帮七录和初夏找人的吗？他们两个怎么没有回来呀？难不成还在外面找人？”

当时韩管家接到韩七录的电话，便要带几个人出门去帮忙找许念念，可是恰好碰到了写稿子写得头痛，出来散步舒缓舒缓心情的姜圆圆。姜圆圆顺口问了他要去哪里，韩管家便如实回答了。

而现在……

韩管家不知如何回答，他向来是不会在姜圆圆面前撒谎的，这一次却是不得不撒谎。

正当他组织言语的时候，韩六海低沉着嗓音问了一句：“你都知道了？”

“怎么，你看出来了？”姜圆圆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，那笑容渐渐地越来越深，像是嘲笑，然而那笑容里又夹杂着浓浓的悲戚，“你不准备再瞒着我了？”

韩管家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情况……是姜圆圆已经知道了吗？可是刚刚姜圆圆不论说的话还是表情动作都很自然，如果真的是知道了安初夏坠江的消息，那韩六海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

莫非这就是夫妻间的心灵感应？

“当时，你知道金可的存在的时候，那天晚上我从公司回来，你也是放的

这首帕格尼尼的《女巫之舞》。”韩六海淡淡地说，继而问道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
韩六海说的那一天，是姜圆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。她以为韩六海真的是因为工作忙才不回家，新婚之夜都在书房里看文件。阴差阳错之下，她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金可那个女人的存在。

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，也什么都没有做，甚至都不恨金可。

因为她知道，在金可和韩六海面前，她才是那个第三者，尽管她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金可这个人的存在。

于是，她放了一首曲子，正是帕格尼尼的《女巫之舞》，韩六海从公司里回来之后，她上去替韩六海收好外套，坐着淡定地看着他吃饭。

一直到韩六海吃完饭，她才站起身，将一个信封递上前，语气极其平淡地说了句：“我不想当你们之间的第三者，离婚吧，祝你们幸福。”

那信封里，正是一封离婚协议书，并且她的那份她已经签好字了。

正是那个时候，韩六海才开始接受她，以至后来彻底放下了金可，后来，才有了韩七录。

而今天，她还是放着《女巫之舞》，面上的神情同样是波澜不惊。

“十几分钟之前。”姜圆圆悲恸地说，“媒体报道出来了，韩六海，我要你带我去泪江！”

韩六海握紧了拳头，几步走上前：“你去了也于事无补，搜救的人很多了，少你一个不少，你还是待在家里等消息吧。你乖乖睡一觉，等一觉醒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”

“韩六海！”姜圆圆手一挥，直接把毛线球和织了一半的围巾扔到了韩六海的脸上，“你不在乎初夏，我在乎！我心里，早就把初夏当成了我亲生女儿！你不带我去是吧？好！我自己开车去！”

姜圆圆说完，从沙发上跳了下来，直接冲向门口。

“不许去！”韩六海几步上前拉住了她，给韩管家使了一个眼色之后，皱着眉心说，“你都几百年没有开过车了，怎么能一个人开车去？你要是实在想去的话，我带你去！”

“真的？”姜圆圆这才静了下来，呆呆地看着韩六海，不敢相信丈夫居然答应了。

要知道这个时候出门，记者们肯定跟苍蝇看到大便一样兴奋。虽然形容自己是大便有点怪怪的，但那些记者肯定会一窝蜂涌上来。万一她做出什么失态的动作，那可就直接丢了韩家的脸面了。

可是韩六海居然就这么答应了？

她刚一弯起唇，脸上的表情立即就僵化了，她微微转头，韩管家正把针头

拔掉。

“对不起了，夫人。”韩管家深深一鞠躬，手里拿着个针管。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姜圆圆使劲甩了甩头，试图把脑子里的沉重感甩去，然而这似乎并没有什么用，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耳边的曲子也渐渐听不到。

最后的意识，是有人上去扶住了倒下去的她。

韩六海弯腰，把姜圆圆抱了起来，叹息了一声后看着韩管家说：“你无须自责，如果她醒着，肯定无论如何都要去泪江。且不说那些记者，如果被她看到泪江的水流那么急，真到了现场，她肯定会崩溃。上楼去把房间的门并起来，让她好好地睡一觉。”

“是。”韩管家点了头，连忙在前面带路。

次日，整个A市都震动了，未来韩式集团的继承人的未婚妻，安易山的义女，凌老太爷要收她做干孙女的安初夏居然掉入了泪江，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找到！

上至上流社会的早茶，下至寻常百姓的早餐店，无一个地方不在讨论着泪江事件。有人说是安初夏掉入泪江不是意外，而是那原本要跳江的许念念把她推下去的。

也有人说安初夏是为了陷害许念念，故意跳下去，没想到江水太急，没等到救援人员就被冲走了。

事情越传越乱，越传越邪乎。

“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……”玛格的身子半搭在栏杆上，一只手喝着花茶，一只手滑下手机的接听键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玛格的目光看着远处桂花树下正在跟大虎说话的南宫子非，她的神情满是愉悦。只要能看着南宫子非，于她而言，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

“你还不知道吗？”杜简然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急切而又极力想保持镇定，“安初夏为了救许念念，掉到泪江里了，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找到呢！”

玛格看着南宫子非那边说：“杜简然，你也太沉不住气了吧？人还没找到，也就是说，尸体也还没有找到。万一到时候安初夏活奔乱跳地出现，你这不是空欢喜吗？沉住点气吧，等找到尸体了再开心。”

只要尸体一天没有被找到，她的心一天也放不下来。如果安初夏真就这么死了，她倒还不知道该不该高兴了。如果世界上真的再也没有安初夏这个人，那她也可以省好些力气了，但这样一来，安初夏也死得太舒坦了！

电话那头的杜简然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说得对，万一她还活着，我就是白开心了！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，七录少爷找了她一个晚上，我都觉得心疼。对了玛格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”

此刻大虎跟南宫子非已经说完话了，眼睛突然看了过来，玛格心一紧，握着手机的手也不由自主地加重了力度。

她移开目光，快速地说道：“等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，这种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除了等。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”

说完，她快速地挂了电话，放下茶和手机，举起手挥舞着手臂：“大虎哥！你们在说什么呢？”

大虎没理她，翻了个白眼就把身子转了过去。

“你不要老是拿这种态度对她。”南宫子非淡淡地说了句，“我知道你不喜欢她，但是以后还是要克制一点。”

“知道了，我尽量吧。”大虎撇撇嘴，过了一会儿才正色道，“反正，美国那边的事情他们自己都会做好的，我们就少操心了，反正你也没有壮大的意向了，不过……”

大虎的声音顿了一顿，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南宫子非。

南宫子非被大虎看得有点不舒服，斜了他一眼，不悦地说：“干吗拿这种眼神看我？你要说什么？”

大虎脸上的表情凝滞了一会儿，突然重重地一拍自己的脑袋：“你昨天回来之后是不是弹了一个晚上的钢琴？”

南宫子非上下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“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”大虎不由自主地走上前一步，急切地问道，“你是不是弹完了钢琴就直接回房间睡觉了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南宫子非白了他一眼。

弹完钢琴不睡觉难道还去打球吗？

“没……没……是该睡觉，晚上本来就该睡觉。”大虎连连点头，干笑了几声说，“那什么，我突然想起来我作业还没有做，我先去做作业了，有事叫我。”

他说完，脚步仓促地跑开了。

他还说呢！难怪南宫子非一点都没有跟他提起安初夏的事情，难怪他早上的表情这么正常，交代的事情也都是日常的小事，难怪他毫无反应。

原来昨天晚上安初夏发生的事情他压根不知道！

不过，不知道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如果真知道了，老大心里肯定很着急，倒不如先瞒着。更何况，大虎坚信安初夏一定会没事的！

原本他还等着南宫子非吩咐完事情之后，就让他派人去泪江搜救安初夏，但现在看来，他只能偷偷私下干这事了。

“等等！”南宫子非突然开口，突兀的声音吓了大虎一跳。

大虎猛地停住脚步，跳着转过身来：“什么事？！”

这反常的反应，绝对是有事情瞒着他。

南宫子非几步走上前，来到大虎面前站定，一双眼睛紧盯着他，不放过他脸上半点的表情变化。

“你瞒着我什么？”南宫子非沉声问道，低沉的嗓音透着一股子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压抑。

在南宫子非面前，大虎从来不会撒谎，也不敢撒谎。

只这次，他得瞒着南宫子非！

“我……”大虎挠了挠头，嘴角僵硬地翘起来，“好吧，我承认，你藏在地下酒窖里的极品拉非被我给喝了。”

南宫子非那万年不变的表情松了松，露出一丝好笑来：“就这个？”

大虎暗地里捏了一把自己的大腿，疼痛感反而让他镇定了下来，他一耸肩：“不然呢？老大，你不会生我气吧？我下次再也不这样干了……”

以后再也不会瞒着你什么了，除了这一次，对不起！

“那你做作业去吧，我去弹琴。”南宫子非说着，脚步往琴房走去。

大虎呆立了两秒，对着南宫子非的背影喊道：“你最近怎么老是练琴啊？跟中了蛊似的。”

南宫子非的脚步凝滞了一瞬，很快恢复正常。

市东机场旁边的咖啡厅里，那个老头子在遣走他的助理和初夏之后，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要继承我的衣钵吗？”

“钢琴只是兴趣，不会成为我的职业。”

“事无绝对，人生这么短暂，为什么要为职业活着？难道不应该是为了开心而活着吗？做我徒弟吧。”

“谢谢您，但是，很抱歉。”

“你喜欢那丫头是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音乐能让人忘记伤痛，而我，能让你把兴趣变成职业，而且是受万人敬仰的职业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考虑一下吧，等我回国再回答我，我会再找你的。”

咖啡厅内的对话，他还历历在目。还记得第一次触碰到钢琴的时候，那台钢琴，是从一个还不起高利贷的家伙家里抬出来的，当他的手指触碰到琴键的时候，那声音、那触感，他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从早上起，天就灰蒙蒙的一片，到中午的时候，居然落下了零星的细雨。

两岸发黄的芦苇经过风吹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徒增了一些伤感。

“下雨了。”队长忧心忡忡地抬头看着天，队员们还在坚持不懈地打捞着，

人已经换了第三批，然而却还是没有半点安初夏的消息。

从昨天晚上后，韩七录一直都是沉默着的，这时候韩管家也上了船，时刻盯着韩七录，生怕他做出什么崩溃时候会做出来的事情。

气氛，就如同现在的天空一样沉重，黑压压的，叫人难以喘气。

口袋里的手机突然振动了起来，韩管家看了韩七录一眼，凑近了提醒道：“少爷，您的电话。”

韩七录一愣，发干的嘴唇这才动了一下，他忙不迭地掏出手机来，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让他刚亮起来的眼眸瞬间暗了下去。手机掉到水里竟然还是能用的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手指一滑，萌小男的声音瞬间传来：“七录少爷，我想问，初夏什么时候能来看我啊？该不会是你不让她来吧？医院门口都没有多少记者了，你就让她来陪陪我嘛。”

看来萧明洛还瞒着她呢。

韩七录的手搭在汽艇的船沿，手重重地抓着船沿，骨节都泛出可怕的白色来。

“她……来例假，肚子不舒服，今天就不去医院了。”韩七录说话的语气极其平淡，跟平常的语调没有什么两样。

“那好吧，不过为什么她手机关机啊？”萌小男叹了口气道，“她肯定是忘记充电了，你帮我提醒一下她，那我挂了，要换药了。”

“好。”韩七录说完，很快地就把电话掐断。

手机被随意地扔在船上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这模样吓坏了韩管家：“少爷！少爷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啊！”

韩管家的脸上写满了紧张，就在他打算让这艘汽艇调头回去的时候，韩七录停止了喘气。

“少爷，您没事吧？刚才这是怎么了？”韩管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

夫人还因为注射的药物而昏睡着，韩六海一直照看着，所以让他来陪着韩七录，免得出什么岔子。这韩七录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他要如何向韩家交代啊！

韩家可就少爷一个独苗，绝对不能让少爷出事。

“我没事。”韩七录脸色发青，却是笔直地站了起来，大声对着不远处队长的那艘船喊道，“停止打捞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位大少爷为什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。队长也是满脸不解地看了过来，但是没有人停止手上的动作，他们是最专业的救生队和打捞队，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停止手上的工作。

“少爷，您这是……”

韩管家正要问，韩七录冷淡地一个眼神看了过来，韩管家只好噤声。

这个时候，还是先不要插嘴问了。

韩七录收紧了拳头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人还没有死，为什么要打捞？现

在不应该是赶紧往下游找吗？”

昨晚也的确是一直在往下游走，可是凌晨两三点之后，他心里也有点害怕了。万一人已经不在，沉了下去，那他们不是距离安初夏越来越远了吗？

因而，后来船队由寻人变为打捞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，只沉默地坐着。

可是萌小男的电话像一个耳光一样狠狠地把他扇醒了。这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放弃安初夏，但是他，绝对不能放弃她啊！如果就连他也把安初夏放弃了，那才是真的没有希望了。

那队长犹豫了一下，吩咐开船的人把打捞船开到韩七录那边去。

这船队一共分为两组，一组是汽艇组，负责找人，比如在岸边的芦苇丛里找，还有宽阔的江面上。而另一组就是队长所在的打捞队。在找人无果一段时间后，就开始用各种工具打捞。当然，启用打捞队之后，汽艇组的也会放弃寻人，开始打捞。

但是打捞就说明，人已经没有活着的希望了。

已经一个晚上过来了，这么冰冷的水面，这么急的水流，安初夏还活着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。

队长所在的打捞船慢慢靠近，队长没有用扩音器，而是直接朝这边大声说道：“韩少爷，都过了一个晚上，我们都找到市区外那么远了，可是人还是没有找到。这里的水生生物很多，如果人真的没有了，那得赶快打捞，否则，到时候人只会……连尊严都没有。”

他几次想把“死”字说出口，但看着韩七录那阴霾的表情，他几次又被憋了回去。

“你们救生队不是有句队训吗？”队长的话他几乎一句也没有听进去，韩七录蹙眉，“才一个晚上而已，你们就放弃了？”

站在船边的队长一愣，他的船是比汽艇要高，因而他看着韩七录是居高临下看的。但是这个年纪比他小了几轮的少年，带给他的震撼是很大的，那与生俱来般的强大气场和那些话，让他深深地陷入了思考。

他们昨天晚上的时候还在韩七录面前提起，他们有一句队训，叫做“不抛弃、不放弃”，让韩七录放心。

可是今天的行为，却是完全违背了队训。

尽管他们是考虑到不能让尸体在江底沉太久，可是他们的这些考虑，恰恰是放弃了安初夏还活着的这个念想。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队长的眼睛亮了起来，拿起放在一边的扩音器，挺直了腰杆中气十足地喊道：“所有人停止打捞，打捞船和汽艇一字排开，每艘船或汽艇之间间隔五米，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擦亮了！”

“是！”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，颇有一种壮烈的气氛。

韩管家犹豫了下，坐到了韩七录身边。

“七录。”他开口，喊的不是少爷，而是七录。

也就是说，他现在是以一位长者的身份跟韩七录说话，而不是以韩管家的身份跟韩七录说话。

韩七录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他很快收回了落在浩瀚江面上的目光，转头看向韩管家：“刘叔，什么事？”

“七录，我这样说，你可能不高兴，但是刘叔我必须说一句。”韩管家深吸了一口气，正色地说道，“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初夏还活着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但是初夏没了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我希望，无论是什么的结果，你都能坚强地站起来。”

万一初夏的人真的没了，他也希望，韩七录能够坚强地、勇敢地活下去。

而不是就此自暴自弃。

无论是谁离开了，活着的人都应该继续努力地活下去，因为太阳还是会升起，除了那个离开的人，身边还有很多在乎你的人。

这些道理，他希望韩七录能够明白。

“我知道了，刘叔。”韩七录收紧了手心，深邃的眼眸子闪动着令人不忍的悲痛，“但是，在人找到之前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除非，真的是那样的结果……”

韩管家沉重地一点头。

但愿人还在，但愿……

不远处，汽艇的声音响起，紧接着响起的还有人声、水声，各种声音夹杂着。

“好多人，好多船……”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，大家的目光立即往上游看去。

大批的船只和汽艇正在往这边开来，有的印着韩氏的标记，有的印着萧氏的标记，凌氏、许氏等各种集团都派了人员和船只、汽艇过来找。这些东西在本市内是很少的，一时之间汇聚了这么多，怕是连夜从外市调过来的。

一时之间，众人的信心都上涨了一大半。

市中心医院的高级特护病房内。

“老头儿，你怎么老是要睡觉啊，害得我连电视都不能看。”见萧老太爷睁开了眼睛，萌小男很是不满地抱怨，“既然怕别人打扰你，干吗还让我跟你同住一间病房啊。”

看着萌小男颇为不满的神情，萧老太爷淡淡一笑：“丫头，你这个年纪，不应该沉迷于这些没用的偶像剧里面。这些偶像剧都是假的，你要是想体会，你就去把明洛叫来，别看这种没用的东西，这都是瞎看！”